

# 華嚴宗密於「圓覺經疏」之圓頓詮釋 ——以五教教判為主

施凱華

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華嚴五祖圭峰宗密以體現法界一心圓融周遍要義之絕對真心辯證進路，融入《圓覺經》之「圓覺」圓融無礙義之奧義底蘊，予之以圓頓圓融圓即圓入之詮釋，以此統貫一真法界圓融周遍、事事無礙之諦理於其中。宗密以絕對真心融鎔會攝一切圓融無礙之華嚴一乘圓教之教義、教法、教理，融貫於「圓覺真心」之中，而圓遍無礙的開展。

宗密於「圓覺」圓融要義之論證基底，乃是建立在華嚴圓教一乘，法界重重無盡無礙之緣起觀，以之開展與融構圓覺真心統貫五教教判辯證之宏規，宗密承繼了法藏賢首所開展之華嚴五教教判為其論證基底，而以佛攝儒道、援儒道入佛的論證趨向，進而以會權歸實之辯證趨向，判攝了以儒道入佛之會通之理，最終即體現出攝儒佛道入圓覺真心之終極之理趣與究極之諦理。

華嚴宗密由「絕對真心」之理統攝一真法界，乃至一切法界，而擴延出三教合一之義趣，而開展出會權歸實、破相顯性、直顯心源之終極義理，其以圓融會通儒佛道之辯證進路，進一步來開展之儒佛道圓融會攝之要義，於是中，蘊具了宗密於「攝儒道歸佛」之判攝特質與詮釋主張。透觀之，此一辯證進路，實歸本於超越主客之「一心」當體融即一切法，所圓顯之即入鎔融，入即無礙，乃至圓融圓備無量法界之湛深要義，值得深入探究之。

以是之故，本論文將從四重義理向度，透顯與開展華嚴宗密於「圓覺經」諸疏所體現之「圓覺真心」究極要義，以之圓詮五教教判之圓頓詮釋，以之彰顯出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融攝儒佛道會歸圓覺真心，乃至融會一切萬法之真實要義與終極義趣。

首先，探究華嚴宗密於「圓覺真心」之圓頓詮釋：開展宗密於「圓覺真心」所開出之圓覺融通融攝一切法之圓融無礙義與周遍含容義。其次，論述華嚴宗密於儒佛道之判攝模式：體顯華嚴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採取了圓融會通、同歸殊途之辯證手法，至終則以會儒道之權，歸佛本之實，全然展現出以佛攝儒之核心諦理之真實義趣。其三，開展華嚴宗密攝儒道歸「圓覺真心」之教判進路：體現宗密立基於「絕對真心」本體論證，實統貫遍攝於其所建構之五教教判之中，體顯出宗密攝儒道佛歸於圓覺本性之究極之理趣。其四，體現華嚴宗密「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之辯證觀：於是中，圓顯出華嚴一乘「圓覺真心」之

既周遍含攝染淨義，統攝了人天教與小始終頓圓五教之義涵於「圓覺真心」之中，而統貫無餘。

**關鍵詞：**圓覺真心、萬法一心、會權歸實、華嚴五教，一即一切，儒佛道合一



## 一、前言

華嚴五祖圭峰宗密以體現法界一心圓融周遍要義之絕對真心辯證進路，融入《圓覺經》之「圓覺」圓融無礙義之奧義底蘊，予之以圓頓圓融圓即圓攝之詮釋，以此融通統貫一真法界圓融周遍、事事無礙之諦理於其中。宗密以絕對真心融鎔會攝一切圓融無礙之華嚴一乘圓教之教義、教法、教理，融貫於「圓覺真心」之中，而圓遍無礙的開展。

華嚴宗密於諸《圓覺經疏》中<sup>1</sup>，融貫一切教相觀心諸法諸門，即皆會歸於圓覺真心之中，而統攝融貫一切教觀諸法無餘，遍攝無盡，融攝無礙。

<sup>1</sup> 華嚴五祖圭峰宗密博通三藏，精通儒佛道思想，著作等身，其中最著者，即是對於《圓覺經》之注疏，蓋宗密係由《圓覺經》而得悟者，故平生特別推重此經。其共著有《圓覺經略疏》四卷，《圓覺經略疏鈔》六卷，以注釋《圓覺經略疏》，以及《圓覺經略疏科》，以科判《圓覺經略疏》。此外，其著有《大方廣圓覺經大疏》三卷，卷初揭出「歸命妙色身」等五言十六句之歸敬頌，次將圓覺經分為：教起因緣、藏乘分攝、權實對辯、分齊幽深、所被機宜、能詮體性、宗趣通別、修證階差、敘昔翻傳、別解文義等十門，並解說其文義。另外，宗密並著有《圓覺經大疏鈔》十三卷，以注釋《大方廣圓覺經大疏》。

正如其於《圓覺經略疏》所圓詮之「心地、菩提、法界、涅槃、清淨、真如、佛性、總持、如來藏、密嚴國、圓覺、一心」等，凡此皆「圓覺」之圓融周遍義，與圓融無礙義之體現與展現<sup>2</sup>。

宗密於「圓覺」圓融要義之論證基底，乃是建立在華嚴圓教一乘，法界重重無盡無礙之緣起觀，以之開展與融構圓覺真心，統貫五教教判辯證之宏規，宗密承繼了法藏賢首所開展之華嚴五教教判為其論證基底，而以佛攝儒道、援儒道入佛的論證趨向，進而以會權歸實之辯證趨向，判攝了以儒道入佛之會通之理，最終即體現出攝儒佛道入圓覺真心之終極之理趣與究極之諦理。

透觀華嚴宗密對儒佛道的教判判攝模式與進路，乃是由華嚴宗所建構之教相判釋義理為根本理論出發，作為其判攝儒佛道之終極理趣與辯證之基底，其立基於所建構之「五教教判」，欲將儒佛道皆攝末歸本的融攝於其所著之「圓覺經疏」中<sup>3</sup>，所圓具之核心要義－「圓覺真心」

<sup>2</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頁 523。

<sup>3</sup> 唐代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於其《原人論》及所著之相關諸《圓覺經》的注疏中，分別建構了融攝統貫儒道入華嚴五教之五教教判義理，此即：（一）人天教，乃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之理，修四禪八定者。（二）小乘教，說我空之理，修無我之觀智，以斷貪等諸業，證得我空真如。（三）大乘法相教，相當於相始教。即說唯識所變之理，修唯識觀及六度四攝，並伏斷煩惱、所知二障，證二空真如。（四）大乘破相教，相當於空始教，說一切皆空之理，觀無業無報無修無證，以破諸法定相之執。（五）一乘顯性教，乃藉方便隱密，直指自心即是本覺之真性，離諸妄想執著，得於自身中，見如來廣大之智慧。

之中，而開展出其所揭蘊的華嚴圓頓一乘，法界一心之真實義趣之中，而靡不融貫，無不遍攝。

故爾，華嚴宗密此二重判攝進路，體現在融攝諸宗義理思想向度上之意義，所呈顯出的實質義涵，乃是在彰顯「攝儒道歸佛」，乃至「攝一切乘歸一佛乘」，終至「攝人天教、小教、始教、終教、頓教，會歸華嚴一乘圓教」的辯證進路與論證要義上，來建立其判攝「儒佛道」三教之核心諦理之所在。

華嚴宗密由「絕對真心」之理統攝一真法界，乃至一切法界，而擴延出三教合一之義趣，而開展出會權歸實、破相顯性、直顯心源之終極義理，其以圓融會通儒佛道之辯證進路，進一步來開展之儒佛道圓融會攝之要義，於是中，蘊具了宗密於「攝儒道歸佛」之判攝特質與詮釋主張。透觀之，此一辯證進路，實歸本於超越主客之「一心」當體融即一切法，所圓顯之即入鎔融，入即無礙，乃至圓融圓備無量法界之湛深要義，值得深入探究之。

以是之故，本論文將從四重義理向度，進一步的開展華嚴宗密於「圓覺經」諸疏所體現之「圓覺真心」究極要義，以之圓詮五教教判之圓頓詮釋，以之彰顯出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融攝儒佛道會歸圓覺真心，乃至融會一切萬法之真實要義與終極義趣。

首先，探究華嚴宗密於「圓覺真心」之圓頓詮釋：宗密於「圓覺真心」義之圓頓詮釋，於是中，開展出表徵法界一心之絕對真心所開出

之圓覺融通融攝一切法之圓融無礙義與周遍含容義。

其次，論述華嚴宗密於「儒佛道」之判攝模式：華嚴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採取了圓融會通、同歸殊途之辯證手法，作為其融通儒佛道的總體論證規式。起始則以孔子老子釋迦等儒道佛三教，皆為至聖，為其同一大道，一致一理之義理端緒，至終則以會儒道之權，歸佛本之實，作為其終極義理之會歸論說，全然展現出以佛攝儒之核心諦理之真實義趣。

其三，開展華嚴宗密攝儒道歸「圓覺真心」之教判進路：體現宗密於判攝儒佛道之會歸於超越主客真心論之超絕詮釋所立基的「絕對真心」本體論證，實統貫遍攝於其所建構之五教教判之中，體顯出宗密攝儒道歸佛，乃至攝儒道歸於圓覺本性之究極之理趣。

其四，體現華嚴宗密「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之辯證觀：於是中圓顯出華嚴一乘「圓覺真心」之既周遍含攝染淨義，且呈顯非染非淨之超越義、與一心融即圓備一切法之絕對義，乃至重重無盡無礙圓頓義，統攝了人天教與小始終頓圓五教之義涵於「圓覺真心」之中，而統貫無餘。

## 二、華嚴宗密於「圓覺真心」之圓頓詮釋

華嚴宗密以「圓覺真心」為本，為開展一切法之源之辯證基底，所圓融建構的五教教判，以涵攝儒佛道三教之教判辯證規式，其判攝論點

與論觀比較之進路，有二重核心判攝標準：第一是宗密以圓覺真心，融通無礙一切萬法為基礎，以會歸實，相盡成性之辯證規式，所開展之融攝進路。第二是華嚴宗密所立之承繼法藏賢首教判宏規，融攝以儒道之人天教會歸華嚴五教所圓構之五教教判。於是中，其判攝之內在底蘊，乃是建立於華嚴一乘法圓覺真心圓頓教觀思想論證體系之上，來進行其對於儒佛道三教之思想義理判攝。

其中，在超絕圓融之非本體即本體之形上本體論證面向上，宗密是以「圓覺真心即法界一心即法界重重無盡無礙緣起觀」，來判攝融貫一切萬法；另外，在蘊具融通無礙，鎔融會攝義之宇宙論上，宗密則將一切周遍圓融之宇宙論的論證開展，皆以超越主客、理事、性相、本末、有無、染淨、乃至體用所圓顯映現之「圓覺真心」，作為義理推展之會歸與統貫，而彰顯出，一切重重無盡無礙之法界的生成變化與大化流演，皆是圓覺真心之體現，而以鎔融會攝與無盡無礙之圓融諦理，貫串於其中，而作總體的融攝與統貫，乃至圓遍與會歸之判攝。

華嚴宗密於《圓覺經》四疏中，圓遍融攝一切教相觀心諸法諸門，皆會歸於「圓覺真心」之中，而統攝融貫一切教觀諸法無餘，遍攝無盡，融攝無礙。正如裴休<sup>4</sup>於宗密所著之《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

<sup>4</sup> 裴休（797～870），唐代孟州濟源（河南濟源）人，一作河東聞喜（山西聞喜）人。於長慶年間（812～824）舉進士。大中年間（847～859），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任宣武軍節度使，遷昭義、河東、鳳翔、荊南等節度。其

疏》所作之序文中，所作之精湛澈理的詮釋。其云此圓覺真心，玄虛圓徹，靈明融備，超然絕待，乃是眾生之本源，因之曰心地；是諸佛極然徹證之所得，所以曰菩提；其交相映徹，融貫遍攝，故曰法界；寂滅貞靜、常遍妙樂，故曰涅槃；圓超清濁、染淨、有漏無漏，故曰清淨；圓真不妄，隨緣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離言絕待，故曰佛性；護善遮惡，總攝一切善法而不失，故曰總持；眾生隱覆而不減，諸佛含攝而不增，總攝妙德而含藏，故曰如來藏；超越玄奧幽深，故曰密嚴國；統攝諸德，鎔融圓備，朗然獨照，故曰圓覺。凡此，心地、菩提、法界、涅槃、清淨、真如、佛性、總持、如來藏、密嚴國等，皆是此圓覺真心，亦即法界一心之體現與圓顯。

故爾，此圓覺真心，通遍十方法界，周遍三千恆沙，在凡不為減，在聖不為增；在迷不為染，在悟不為淨；在眾生不為滅，在佛不為生，實皆一法，皆一致一如一際一理，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真法。究竟皆一道，進而論之，此已體現出了宗密

---



為人蘊藉，風度閒雅，操守嚴正。宣宗嘗稱其為「真儒者」。能文章，楷書遒媚有法。宿信佛教，隨圭峰宗密學華嚴；宗密著經疏，每請裴休為之撰序。曾迎黃檗希運於宛陵，共商禪道，筆記其言，成宛陵集，大行於世。武宣之際，佛教新遭大難，裴休以重臣，出而翼護，故不數年間，佛教得復舊觀。中年以後，斷肉食，焚香誦經，世稱「河東大士」。著有《勸發菩提心文》一卷，集希運之語要而成《傳心法要》一卷。

所圓詮之《圓覺經疏》所灼然頓現頓顯之圓覺真心，乃萬法之源，諸眾生之本，乃諸佛之宗，著實的彰顯出宗密所開展之法界一心，華嚴一乘教觀圓頓思想之心要所在與所由。如其所言的<sup>5</sup>：

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微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眾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闕，故曰密嚴國；統眾德而大備，燦群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為智，然後為正智，依而為因，然後為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蓋為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蓋詮此也。

<sup>5</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頁 523。

復次，圭峰宗密亦承繼了法藏賢首五教之宏規要旨，融貫之以「一切眾生，本來成佛」之根本命題，統攝於五教教判之中，而全然的整全的圓現出華嚴一乘圓教之究竟玄談，所圓具之「一切眾生心，悉有如來成正覺」之真實諦理於其中，而圓融圓備，遍攝無餘。

其於五教教理，略舉六門以總攝本來成佛之奧要，起首乃詮之以小乘有部，言明唯悉達太子一生成佛，餘皆無分之理；其次，詮之以大乘始教，須歷三大阿僧祇劫，方得成佛；其三，於終教義理而言，其依《起信論》之一心開真如、生滅二門之理，依之詮以「相盡性顯，而成正覺」之義，此即是智愷於《一心開二門大意》中，所詮解之由降本流末面向，所體現之平等之平等，平等之差別，差別之差別之一心流轉門的流轉生滅相狀，圓頓圓融圓轉之以攝末歸本、妄盡還源之觀修圓悟進路，由差別之差別，差別之平等，而達至平等之平等之一心還滅體證真如自性義的圓妙諦理，如實的體顯出達本還源，逆覺體證的進程<sup>6</sup>。

---

<sup>6</sup> 智愷，鄉貫未詳，姓曹氏，南朝陳天嘉四年，奉真諦三藏對譯攝大乘及釋論，當筆受之任，尋助俱舍論之翻業，兩論皆作其疏。梁承聖二年，真諦譯起信論，又陳光大二年，譯律二十二明了論，其亦並當筆受之任。《起信論一心二門大意》全一卷，為南朝陳代智愷撰，收於卍續藏第七十一冊，為真諦所譯大乘起信論之注疏，智愷曾參與真諦之譯場，故頗能探得《起信論》之奧旨，其要旨，在於闡釋《起信論》中「一心」、「二門」之大意。

其四，乃頓教所體現之圓融頓超，語觀雙絕，不可說示，一念悟時，即名為佛之理。最後，宗密言及華嚴一乘圓教之究極要義，乃在體顯一切眾生，皆具如來德相，本來成佛之真實諦理。因是之故，其即以圓教一本來成佛之理，彰之以「圓覺真心」，遍周法界之理，顯之以「法界一心」，周遍含容之義，圓之以即入無礙，圓明具足，融通自在之微妙諦理，以之圓遍圓攝圓融一切萬法於「圓覺真心」之究極諦理之中，而融通無盡，遍攝無餘。如其於《圓覺經略疏》卷上二所開展的要理<sup>7</sup>：

今詳教理，略舉六門：一者小乘有部，唯悉達太子一生成佛，餘皆無分。二者大乘始教，三無數劫，行位滿足，方得成佛。三者終教，相盡性顯，名成正覺。四華嚴說，十信位滿，初發心住，即成正覺。五者頓教，一念悟時，即名為佛。六者圓教，本來成佛。故華嚴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又云：菩薩摩訶薩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何以故？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如自心，一切眾生心，亦復如是，悉有如來成正覺。

<sup>7</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二，《大正藏》冊 39，頁 546 下。

華嚴宗密以超越絕待主客、本末、染淨、真妄、性相之圓覺真心論證，為其判攝華嚴一乘圓頓教觀思想體系之宗本，故其於《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一中，即開宗明義的揭橥了「空宗以諸法無性為性，性宗以靈明常住不空之體為性，故性字雖同，而體異也」之要旨<sup>8</sup>。

復次，其於《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二中，並以「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之義，開顯了作為法界一大總持之本體的真心本性之當體，乃為不空之「靈知」之心。故爾，宗密特以「空宗以分別為知，無分別為智，智深知淺；性宗以能證聖理之妙慧為智，以該於理，智通於凡聖之靈，性為知，知通智局」之要義<sup>9</sup>，開展了靈知之心所蘊具之「空而不空、真空妙有」之獨特理趣。

是故，表徵此法界絕對真心之奧義的宗密，於「直顯心性宗」之超越主客相待之超絕原理向度上，實充份的展現在其對於「絕對真性」的核心命題之詮釋路向之上，意即是彰顯出，此心此性同此絕對真性而無二無別之不思議詮釋，進而開出圓超相對立之法義，一方面，於超越對立相待層次上，透過超絕之辯證中，體現了非凡、非聖、非因、非果、非善、非惡之泯絕剋超對立不融之相待義，並在消除了相對立面的同時，整全的開出法界絕對本體—真性、佛性之絕對原理。

<sup>8</sup> [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一，《大正藏》冊 48，頁 406 中。

<sup>9</sup> [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一，《大正藏》冊 48，頁 406 中。

另一方面，也欲展現出絕對真性之無相無為之體性，故而開出不超而超的圓顯圓現之二重辯證手法要義。其中，第一重辯證，是體現出「本來是佛」之命題，圓顯出法界絕對真性，本然如此之深層義蘊，故能體顯出「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修任運自在，方名解脫」之究極要旨。

復次，第二重辯證進路，則是開展出法界絕對真性之不空妙有義。是故，宗密提出了「空寂之心，靈知不昧」之微妙命題，體現出「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之靈知了了分明義，與「知且無念無形，誰為我相人相，覺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中略）。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所體現出的，於心性超越與體證義上之無修無證之圓妙義，與無念無相之圓覺義，彰顯出宗密所開展圓詮之「一心」，所呈顯之無去無來、非中非外、不生不滅之真實體性與相狀，而予之以靈明妙有、無生真空之真實要義的圓全體現。如其所言<sup>10</sup>：

直顯心性宗者，說一切諸法，若有若空，皆唯真性，真性無相無為，體非一切，謂非凡、非聖、非因、非果、非善、非惡等，然即體之用，而能造作種種，謂能凡能聖，現色現相等。於中，指

<sup>10</sup> [唐]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二，《大正藏》冊 48，頁 402 下-403 上。

示心性，復有二類：一云，即今能語言動作，貪嗔慈忍，造善惡，受苦樂等，即汝佛性，即此本來是佛，除此無別佛也。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修任運自在，方名解脫。

（中略）。二云，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為我，起貪嗔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為我相人相，覺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但得無念知見。

對宗密而言，此「一心」，即是無對待、無分別、超越是非、善惡、凡聖、因果之絕對真心、此心體具大體大用、即體即用、顯真空妙有本然之德、故能凡能聖、其亦蘊具繁興大用之能、故能顯色現相，而其體則空寂無念、靈知不昧、無有造作，體現出既超越染淨，亦超越修斷之絕對靈明之真性。

進而，宗密並開展一切的萬法由緣會而生，由生滅因緣中，開出本不生滅之要義，然後透過空即不空、真空妙有、即寂即知的一心之相即一如的體用觀點，而開展出無有分齊，且同一真性的境界論述，於「無起而起」之妙境中，開展出華嚴「性起」之論義，且於「起而無起」之

中，同時透顯出境智歷然，相得性融之圓融無礙的境界，於當體之一心，又身心一如的展現出，識浪不生，湛然澄清，至明至靜，森羅萬象，一時印現，三世一切之法，皆悉炳然無不現的不思議「海印三昧」之境界。如其所言<sup>11</sup>：

萬法資始也，萬法虛偽，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為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方之海印，越彼太虛，恢恢焉，晃晃焉，迥出思議之表也。

宗密之論證直顯心源之「圓覺真心」所彰顯之非本體即本體之形上本體的辯證詮釋義涵，乃是循著華嚴一真法界之重重無盡緣起，所展現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為其辯證之本懷。於是中，呈顯出一種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證形式。其於《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文中，具體闡述了其對於周遍圓融於法界之絕對真心，展現出萬法同源，一體異義之義理詮釋，而無差別的會歸統整融貫一切法，於眾生之本覺真性之中，開展出萬法皆是絕對真心之全然的體現之論述。

故爾，以「一心」表徵絕對圓滿法界之超絕真理，便如實圓遍的體現出一真法界的根本圓滿義蘊，以其圓融周遍故，以是得以統攝主客之

<sup>11</sup> [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大正藏》冊 48，頁 399 中。

對待而超絕之，因之而體現出統合且泯除了主客對立之分別界限，而體現出周遍含容、廣大圓備之一真法界之微妙之境。此「一心」名之為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即是法性，亦為如來藏藏識。如其於《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所言<sup>12</sup>：

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稱為禪那，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中略），然亦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是菩薩道之根本。是大眾諸佛子之根本）。

### 三、華嚴宗密於「儒佛道」之判攝模式

華嚴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採取了圓融會通、同歸殊途之辯證手法，作為其融通儒佛道的總體論證規式。然則於是中，蘊涵了深層的義

<sup>12</sup> [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大正藏》冊48，頁399上中。

理鋪陳，意即建立了會權歸實的終極旨趣，作為其對於以佛攝儒之總體判攝的論證基底，與真實的旨趣。起始則以孔子老子釋迦等儒道佛三教，皆為至聖，為其同一大道，一致一理之義理端緒，至終則以會儒道之權，歸佛本之實，作為其終極義理之會歸論說，全然展現出以佛攝儒之核心諦理之真實義趣。如其所言<sup>13</sup>：

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

其先以肯認之方式，納儒佛於一理，然則有權實之劃分，實乃納儒教入佛教之五教教判體系之下的「人天教」之初方便道上，予之以一體同觀、法味一如之義涵詮釋。另一方面，宗密將佛教之染淨緣起之理論框架，構築於儒道所宣說之「大道生化養育」，與「元氣生化天地」之天地萬物生成流演歷程義涵之上，一方面予以辯證論理性的論難與解構；另一方面，重構之以生滅染淨因緣之緣起論說，進而會儒道之權以歸華嚴一佛乘圓教之實。立基於華嚴五教之的超絕會歸與融轉，達至契證「圓覺真心」之究極境界與本然義趣。如其所言<sup>14</sup>：

<sup>13</sup> [唐]宗密：《原人論》序，《大正藏》冊 45，頁 708 上。

<sup>14</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 45，頁 708 上中。

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卻歸天地，復其虛無。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之為了。

宗密於華嚴觀修斷證菩提道次第歷程中，充份的開展出援儒道入佛、儒道佛融會兼治，乃至會儒道歸佛，而終極的展現出攝儒道歸「圓覺真心」之路向，其對觀儒佛之道與判攝二教之判準中介，乃是以「易道」之形上本體論證為其論證基底，以之為核心進路來加以融鎔會攝的。

而「易道」之生生之德的要義展現，具體呈顯於乾卦之四德—元亨利貞之中，以「非本體即本體」的形上本體論證之義理預設，重新架構了「易道」德性流演化育的歷程演進，予之以涅槃佛果四德之究竟詮釋，以涅槃之「常樂我淨」四德之終極義涵，代之以乾卦四德之創造性的詮釋，一轉「易道」之創化生成流演之路向，翻轉為如來藏恆沙妙德之周遍圓融、德性滿全之真實要義。於是中，全然的內在化、心性化，與相即相入化，進而會歸於絕對超越之「圓覺真心」之上。如其於《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第一所言<sup>15</sup>：

<sup>15</sup> [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第一，《卍續藏》冊9，頁460下。

初約果德標指心源，後明修心成其果德。（中略）。謂乾卦之四德，究其所從始，從一氣而有，類佛果常樂我淨之四德，根本在乎一心。又彼以始於一氣，故修鍊者專於一氣，佛德既本乎一心，則理宜修一心，方成佛果也。

宗密對於佛道的總體判攝，由評破與融攝兩重面向，作一全然的援儒會佛之辯證。首先，在評破面向部份，其提出了四重命題，分別對於儒道二教提出問難與辯證，間之以緣生無自性的核心義理架構，來翻轉與解構儒道之學說思想，此即「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萬物皆從元氣而生成」、「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等四重命題，透過論析辯證而回歸到緣起性空的核心諦理上面，來彰顯且開展出其對於儒道之判攝義趣。

首先，在「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之命題部份，宗密提出「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的觀點，進而推論出「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的反證與論難，來評破大道為生死賢愚之本的背後，所呈顯的恆常不變的本質而生出變動無常之生滅現象的困頓論點。如其所言<sup>16</sup>：

<sup>16</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 45，頁 708 中。

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紂，夭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

其次，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宗密仍以諸法因緣生因緣滅之論點來評破儒道之觀點並將其聯結至世俗之賢良愚劣神仙不藉丹藥仁義不藉教習之心性觀修之觀點來論難自然生化之論點緣於儒道之形上本體架構是構築在天人合一之架構之上。以是之故，儒道之下學上達與達本還源之道，本是建立在天人相待而合一之修學進路上。

宗密欲將萬物自然化生，道家之修鍊，與儒家之教習相互聯結作總體評破之論說，即欲將佛教因緣果報論與業力輪轉論架構於其上，儒道雖不以緣起空性來開展其天人合一之理論，但是儒道仍有其超然物外、下學上達之功夫境界論述，與內在生命超越之涵養修持觀點。透觀宗密之刻意將此二者加以聯結，欲以評破自然化生之悖於因緣生滅之理，即是顯而易見的。如其所言<sup>17</sup>：

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

<sup>17</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45，頁708中。

晚，神仙不藉丹藥，太平不藉賢良，仁義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軌則乎？

其三，萬物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其對於「元氣之生成」的判攝，亦是同樣的評破原理，宗密保握了因緣果報之辯證歷程，強調元氣之有無，既左右了萬物之生成變化，則置精神層面之神識面向將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不假因緣的元氣生成原理，則萬物之因緣果報之因果關係，將不假薰習便自然且直接的呈現，體現出萬物因元氣而生化的唯物傾向。以是之故，宗密提出因緣論與神識說予以評破之。如其所言<sup>18</sup>：

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歟生之神未曾習慮，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若言歟有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歟有，死是氣散而歟無，則誰為鬼神乎？且世有鑒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歟有，又驗鬼神靈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歟無，故祭祀求禱，典藉有文，況死而蘇者說幽途事，或死後感動妻子讐報怨恩，今古皆有耶。外難曰：若人死為鬼，則古來之鬼填塞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答曰：人死六道，不必皆為

<sup>18</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 45，頁 708 中。

鬼，鬼死復為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歛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

其四、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宗密判攝儒道於人天乘之位階的背後之論證基底，基本上是建立在解構一切萬法有根源處與本體處之義理論述與思想推演。依於此，儒家的天命觀，自是循著其對於天道福善禍淫所體現之主宰義與意志義來立論的。

故爾，宗密對於「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的命題加以評破與解構，透過人世現象之觀察與聖人設教之理，來詰難此一命題之矛頓點與困頓處，進而論之以天命之主宰與意志雙義之不究竟處加以翻轉，蓋儒家將今生今世之生命單維向度之種種禍福窮通之境遇，皆歸之於天命使然之詮釋，實有落於諸法自生之虞。是故，難以全然的透觀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因緣果報，所體現於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等順逆違合之境的真實呈現，予以周延性與整全性之言詮。因此，其於天命之主宰與意志二義，加以評破與昇轉。如所言<sup>19</sup>：

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奚有貧多富少賤多貴少，乃至禍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在天，天何不平乎？況有無行而貴守行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天暴壽，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既皆由天，天乃興不道而喪

<sup>19</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45，頁708中下。

道，何有福善益謙之賞，禍淫害盈之罰焉？又既禍亂反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刺亂政，書讚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綜上而論，宗密對於儒道之融合會通的基調，並不全然破而不立且遍破到底的，其乃採取了「有破有存」之論證手法，即採取立破並存之進路來詮釋對儒道之判攝的。在「大道成論」、「元氣生成論」、「自然生化論」、與「天命主宰論」等論義上，其固然採取了「破執」、「破解」的詮釋路向，即是「但破其病，不破其法」之路數，然則對於儒家之治國養親忠孝，與修身慎禍仁讓之教行，與道家之修持有助於禪那靜慮之功程，宗密皆予以正向之肯定，建立了爾後漢傳佛教諸宗，對於儒佛道判攝的根本論調，也深遠的影響了智旭對於儒道之判攝手法與論證進路，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基調，實是開啟了儒佛道融鎔會攝之端緒。如其於《圓覺經大疏釋義鈔》所言<sup>20</sup>：

破執不破教，破解不破行，以教行是治國養親忠孝之至道，修身慎禍仁讓之宗源，但破其病，不除其法，況儒資戒律，道助禪

<sup>20</sup> [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卍續藏》冊 9，頁 608 中。

那。唯於慧解證入，有累而無益，故有破有存也，亦大同會二乘入一乘之意矣。

#### 四、華嚴宗密攝儒道歸「圓覺真心」之教判進路

華嚴宗密攝儒道歸「圓覺真心」之教判進路，實展現出「圓覺真心」遍融遍攝一切法一切法皆「圓覺真心」之體現與圓現之一際一理一法一味之無有差別的特質，其依循著華嚴五教分齊之即入鎔融，入即遍攝、融即無礙的會歸於「法界一心」，作為其判攝儒佛之終極諦理。

宗密之對於儒佛教判之論證進路，其基本的框架，乃承繼自東漢以降，儒佛相爭之原初判攝的模式，即是呈顯出以佛攝儒、引儒入佛的基本論證模式。此一模式，延續且繼承著從印度佛教對於佛梵論衡之根本判攝之擴延性的論證詮釋義理底蘊，如實的整全的體現其開遮破立與接引會歸之辯證路向與論證原理，開展出以「三法印」遍斥一切偏執論者，進而迴「三法印」入「一實相印」，而終至「即一實相印顯圓覺真心」之圓融圓頓圓妙斷證觀修次第，此即是全然的以「圓覺真心」融攝「三法印」與「一實相印」，乃至融攝一切法之判攝模式，辯證諦理，與教判進路為其論證基底與根本諦理。

從佛教原始《阿含經》對於印度教的創生主一大梵，予以印度教解脫輪迴的最終原理「梵我合一」思想，加以解構銷融，詮之以我執之義理內涵，而判攝為色界天中的大梵天的乘階配置，即可透觀出，漢傳佛

教自東漢以降，實仍舊是以此一基本的教理判釋規式，來簡別儒佛道間之判攝進路。故爾，儒家之盡心知性知天的「天命之天」，與道家道法自然的「自然之天」，在佛教三法印所建構之終極第一義—「諸法實相」，其對觀於儒道所體現的人天乘之道，自是被判攝於宗密之「人天教」之中，而作為「會權歸實」的斷證諸乘次第進路，昇進至一佛乘之權乘的義理框架之下。

因是之故，宗密對於崇行綱常名教與敦倫盡份之儒教，與崇尚自然之道與久視長生之道教，自是從「人天教」之立論出發，分別判之以「人乘」與「天乘」之規模。這亦是漢傳佛教自始至終，於佛教的五乘共法中，對於儒家之配置於「人乘」；道家之配置於「天乘」之定見。

宗密的「會權歸實」的儒佛教判進路之辯證基礎與義理框架，於實踐觀修的觀法背後所彰顯之「法界一心」的絕待圓融無礙義，而體顯出絕對真心之諦理，此乃承繼於初祖杜順依於「一心」之超越與絕待之要義，而當體開展出「法界三觀」的一真法界之究極理趣上；而於攝儒歸佛之判教趨向上，則承繼了三祖法藏賢首之「五教」教判之規模的辯證原理與論證規式，而予以鎔融會攝融入其所建構之儒佛教判之義理進路之上。

同時，並顯揚了華嚴四祖清涼澄觀「一念之中萬行備足，心不起止也，知不起觀也」所呈顯之「所說萬行不離一心」之要旨<sup>21</sup>，而開展其以

<sup>21</sup> [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卍續藏》冊 9，頁 464 中。

絕對真心遍攝無餘的「五教教判」之辯證模式，予以「一心」所體顯之既遍攝染淨，且超越染淨，而終極呈顯出，染淨一如、本末一體、體用一理之超然絕待不思議境義之圓融性、周遍性、與滿全性之詮釋；至於在彰顯諸教相所詮釋之分齊深淺上而言，則取法《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義理架構，以簡擇諸染法本末五重之論義來加以開展。



圭峰宗密所立之「五教」教判之義涵，其透過此教判之判攝，藉以統收世間出世間之二教，所呈顯之特質，在其承繼華嚴賢首五教判之辯證要旨之基礎之上<sup>22</sup>，並援引之進行對於儒家與道家之教判判攝，其五教教判之五重義理向度如下<sup>23</sup>：

<sup>22</sup> 華嚴賢首五教教判之義涵為：（一）小乘教，乃對小乘根機者所說之四諦、十二因緣等阿含經之教。（二）大乘始教，乃是對小乘開始入大乘，然根機未熟者所說之教法。此教為大乘之初門，於中又分空始教、相始教二種：（1）空始教，即般若等經所說，謂一切物質皆無一定實體，主張一切本空。此教但明破相遣執之空義，未盡大乘法理，故稱為空始教。（2）相始教，指解深密等經所說，謂諸法均由因緣生，且萬有皆有主體與現象之區別，主張五性各別，以其廣談法相，少述法性，只在生滅之事法上說阿賴耶緣起，故稱為相始教。（三）大乘終教，即說真如隨緣而生染淨諸法，其體本自清淨，故謂二乘及一切有情悉當成佛。如楞伽、勝鬘等經及大乘起信論所說均屬之。又此教多談法性，少談法相，所說法相亦皆會歸法性。所說八識，通於如來藏，隨緣成立，具生滅與不生滅二義。以其已盡大乘至極之說，故稱大乘終教。（四）頓教，乃不立言句，只辨真性，不設斷惑證理之階位，為頓修頓悟之教，如維摩經所說。此教異於始、終二教之漸次修成，亦不同於圓教之圓明具德，故另立為一教。（五）圓教，即說一乘而完全之教法。此教說性海圓融，隨緣起成無盡法界，彼此無礙，相即相入，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十信滿心即成正覺，故稱為「圓」，如華嚴經、法華經等所說。此教又分為別教一乘、同教一

(一) 人天教，乃開演世業報善惡因果之理，修四禪八定者，並將儒家之天命觀與道家之自然之道生成觀與元氣生化觀等，皆判入於人天教中。

(二) 小乘教，說我空之理，修無我之觀智，以斷貪等諸業，證得我空真如。

(三) 大乘法相教，此相當於賢首始教中之「相始教」。即說萬法唯識所現所變之理，並修唯識觀及六度四攝，且伏斷煩惱、所知二障，證二空真如。

(四) 大乘破相教，此相當於賢首始教之「空始教」，說一切皆空之理，觀無業、無報、無修、無證，以破諸法定相之執。

(五) 一乘顯性教，此稱性極談之教涵概了賢首之終教、頓教與圓教之教相義理內涵，由自性清淨心乃藉方便隱密，直指自心即是本覺之真性，離諸妄想執著，得於自身中，見如來廣大之智慧。

宗密將儒家之天命之天，與道家之自然之天，判入人天教中，作為其五教教判辯證與斷證次第進路之義理基底。顯見出，其欲統攝世間教與出世間教之教相判釋於五教教判之中，並進行了其會儒道之權，以入

---

乘二種，即：(1) 超越諸教而說圓融不思議法門之華嚴經，大異於三乘教，故稱別教一乘。此即賢首所立之圓教。(2) 法華經為開會二乘，其說與三乘教相同，故稱同教一乘。此即天台宗之圓教。

<sup>23</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45，頁708上-710下。

華嚴法界一心所彰顯之一乘顯性教之實中，並於是中，進行儒佛道之究竟簡擇與終極之判攝。

其中，更為特別的是，宗密繼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在儒佛會通融合的發展歷程中，所開展出之以佛教之五戒比附對觀於儒家之五常義理之融合論述建構<sup>24</sup>。宗密亦在此一基礎之上，進行了佛家之五戒與儒家之五常的對觀詮釋，而予以細緻化與義理化，並進而超出儒佛融合論之基調，而予以儒入佛之實質的詮釋，其間的儒佛判攝論證之機轉，仍是建立在合會儒道之權教，以融入佛之實教的「會權歸實」的辯證原理，而加以論述。

除了原有的以儒家之仁義禮智信，分別配之以佛家五戒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之義理，加以相互融觀之外，此之部份，可謂體現了儒佛融合理趣之合會論觀，而尤有進之的將佛教之三界

<sup>24</sup> 董群：《宗密的融合論思想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17（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3 月），頁 95。文中提及北齊顏之推主張，佛家五戒與儒家五常有互符同之處，如其《顏氏家訓·歸心篇》所言：「內典之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另外，天台智者對此觀點有進一步的論述，其於《摩訶止觀》卷 6 上，《大正藏》冊 46，頁 77 中論及：「深知五常、五行義，亦似五戒，仁慈矜養，不害於他，即不殺戒；義讓推廉，抽己患彼，是不盜戒；禮制規矩，結髮成親，即不邪淫戒；智鑒明利，所為秉貞，中當道理，即不飲酒戒；信切實錄，誠節不欺是不妄語戒。」

觀修之論點予以納入，以進行儒佛判攝之論證理趣與要旨，而以六欲界天之上品五戒十善，以及色界、無色界之觀修四禪八定之因緣果報觀，予以統整統貫與相互聯結，進而開出儒家之五常之教乃的屬於人天乘之理，此不但是呈顯出儒家五常之為「人天教」之因緣果報之原理，亦為宗密判攝儒家乃「人天教」之諦理所由。如其所言<sup>25</sup>：

佛為初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鬼，下品畜生。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天竺世教儀式雖殊，懲惡勸善無別，亦不離仁義等五常，而有德行可修例，如此國歛手而舉，吐番散手而垂，皆為禮也），令持五戒（不殺是仁，不盜是義，不邪淫是禮，不妄語是信，不飲噉酒肉，神氣清潔益於智也），得免三途生人道中；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題中不標天鬼地獄者，界地不同，見聞不及，凡俗尚不知末，況肯窮本，故對俗教且標原人，今敘佛經理，宜具列），故名人天教也。

復次，在宗密五教教判之小乘教的論證部份，其並開出對於道家自然之道所呈顯之天乘思想，加以決定性的抉擇與判攝，彰顯出道教所云虛無之道，乃佛教成住壞空等生滅無常周而復始的輪轉原理，表徵之道家將循環不已的空劫，截之以本根性原理之論說，而演化為道家之大道

<sup>25</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45，頁708下。

之生化生成理的本根之道，並詮之以空劫混沌之論述，並進而詮釋《道德經》中道生成化育萬物原理之「道生一」義，予之以空界中大風之詮解，而於「一生二」義理之部份，則詮解為梵王界，乃至須彌頂之諸天應化；進而於「二生三」之義，兼採取佛教對於婆羅門教之大梵，乃於色界二禪，因福盡下生為空劫之始的第一人之論述<sup>26</sup>，可謂將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化育萬物之生成原理，與佛教對於婆羅門教大梵創生主創生天地萬物之理趣，加以對觀推演式的詮釋，進而判攝道家，予之以佛教三界觀之色界大梵天之乘階的配置論述。

此乃是圭峰宗密於「會權歸實」的儒佛教判進路中的創設性之判攝詮釋模式。而此一論述，更是表現出，其對儒家道家之判釋，自始至終，咸是以儒家天命之天與道家自然之天，予以「人天乘觀」之理路出發，而加以辯證開演的。如其《原人論》所言及的<sup>27</sup>：

空界劫中。是道教指云虛無之道。然道體寂照靈通。不是虛無。老氏或迷之或權設。務絕人欲。故指空界為道。空界中大風。即彼混沌一氣。故彼云道生一也。金藏雲者。氣形之始。即太極也。雨下不流。陰氣凝也。陰陽相合方能生成矣。梵王界乃至須彌者。彼之天也。渾濁者地。即一生二矣。二禪福盡

<sup>26</sup> [後秦]竺佛念共佛陀耶舍譯：《佛說長阿含經》卷 14，《大正藏》冊 1，頁 90 中下。

<sup>27</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 45，頁 709 上中。

下生。即人也。即二生三。三才備矣。地餅已下乃至種種。即三生萬物。

宗密於判攝儒佛之會歸於超越主客圓覺真心論之超絕詮釋所立基的「絕對真心」之超絕論證，實統貫遍攝於其所建構之五教教判之中，而成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顯性教之終極的會歸，而於一乘顯性教中，全然的、滿全的、周遍的體現此絕對真心之全體奧義，並展現其既遍攝染淨，又超越染淨而，泯除了染淨對立不融之境，而予之以超絕性的統一，而達致染淨一如、一致、一理之絕待性、不思議性，與圓融周遍性之圓滿詮釋。

宗密之會權歸實的判攝儒佛道之五教教判，所呈顯之次第昇轉的圓頓超越詮釋，不只是展現出，其於「法界一心」所體現之超絕形而上的非本體之本體詮釋，全然的彰顯出，此一絕對真心的本體，於世間出世間、有為無為、乃至染淨之對立相中，所展現出之「對立即統一」、「差別即平等」、「行布即圓融」之辯證模式。也於是中，由染淨對立的統一超絕中，進而開出本末體用順逆義中，所開展之相對的絕對、隔歷的圓融，與差別的平等，乃至行布的圓融等，圓融周遍無盡無礙的圓頓詮釋義涵。於其中，並透過「一理異義」的應用詮釋模式，於既遍攝染淨且超越染淨，而達至染淨一如一味的融合的辯證，與絕待的超越中無礙的轉進與融轉。因是之故，在順逆、違合、染淨、本末、體用、事理、教行之中，皆能開展出其超絕性、圓融性、與不思議性的圓頓圓融

圓即圓入之辯證詮釋，而無重無盡無礙的，於一理異義、一體異門中，開展出其超越融轉之論證模式與辯證進路。

是故，其以「降本流末門」之論證進路方式，由絕對真心出發，以逆向轉進的方式，來開展出絕對真心遍攝染淨且超越染淨，同時相即相入的展現出染淨一如的超絕詮釋，於「法界一心」之當體而論，以絕對真性之唯一真靈性而言，其開出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之本體論述，開展出大乘破相教之真實諦理。

其次，宗密開演於迷昧隱覆之際，呈顯出本覺始覺之對演關係，並如實的蘊具於眾生之中，體現了本具之如來藏義，並進而援引《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中，所謂真如門與生滅門之義理呈現，進而說明依持如來藏，而有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之阿賴耶識的義理體現，而開展出大乘法相教之本質義涵；乃至依於阿賴耶識之覺與不覺二義，而有我法二執之產生而起惑造業，進而開出小乘教之惑業苦流轉生滅相之教相義理，乃至演化出輪迴生死之世間法與人天教之教理論說。故爾，此乃是由絕對真心本體起始，直貫統攝的展現出統貫本末五教，且進行了順逆遍攝染淨之詮釋義理論證與辯證進路之開展。如其所說<sup>28</sup>：

謂初唯一真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眾生無始迷  
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自此

<sup>28</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 45，頁 710 中。

方是第四教，亦同破此已生滅諸相）。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此下方是第三法相教中，亦同所說），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為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為定有，名為法執（此下方是第二小乘教中，亦同所說），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瞋嫌違情諸境，恐相損惱，愚癡之情展轉增長（此下方是第一人天教中，亦同所說）。

此外，宗密於「攝末歸本門」之中，乃至「本末兼賅融攝門」中，圓融的遍攝各種根性眾生，皆得納入此一五教教判之相即相入之圓融觀修體系之中而遍攝無餘。是故於漸次觀修之轉染成淨之位次上由人天之教說起始使之離惡住善其；次於小乘教與大乘法相教之位次中令觀修者離染住淨；而後於大乘破相教與一乘顯性教中則開顯出破相顯性會權歸於絕對真心之終極義趣與究極諦理之實現。

而於「本末兼賅融攝門」中，乃應契於上根利器者而論，則直契頓入一真心體，而當體全現絕對真心之本體真智，進而妄盡真圓、法身朗現圓顯，是乃絕對真心之究竟之圓滿體現。如其所言<sup>29</sup>：

<sup>29</sup>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冊45，頁710中。

先說初教，令離惡住善，次說二三，令離染住淨，後說四五。破相顯性，會權歸實，依實教修乃至成佛。若上上根智，則從本至末，謂初便依第五頓指一真心體，心體既顯，自覺一切皆是虛妄，令來空寂，但以迷故，託真而起，須以悟真之智，斷惡修善，修善息妄歸真，妄盡真圓，是名法身佛。

## 五、華嚴宗密「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之辯證觀

華嚴宗密以「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之辯證觀，體現出即超絕即圓融，既圓遍且統貫之超越主體與客體、形上與形下，乃至本體與現象之以圓覺真心融通融遍融攝一切法之論證形式，究其諦理，其乃是承繼了法藏賢首之華嚴五教判之順逆次第，為其立論之義理架構，並將表徵於華嚴法界一心之既周遍含攝染淨義，且呈顯非染非淨之超越義、絕對義，乃至重重無盡無礙圓頓義的開展下，統攝了人天教與小始終頓圓五教之義涵於「一心」之中，而統貫無餘。觀乎此，則「一心」即全然的彰顯出「圓覺真心」融即融遍融攝融會一切法之全體大要與真實諦理之所在所理與所由。

易言之，即其是以斷證之順逆次第，與迷悟之深淺，來充分的論證其統攝一切法於「法界一心」之中，意即是華嚴五教之每一教之觀修歷程中，皆為展現「法界一心」之無分別義與無等差義而如實的開展，此二義正是宗密建構其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之辯證規式的原初模

型，依於此而開出於無分別義與無差別義中所彰顯出之相即相入、事事無礙之絕對真心的究極諦理。

依於此，而於此五教之周遍圓融無分別義中，進而展現出五教差別行布之次第義與分別義。故爾，宗密於愚法聲聞中，呈顯出業力所感而實有外境之執的假說一心；於大乘權教中，以異熟賴耶，名為一心；於大乘實教，則體顯如來藏理，無有二致之一心；於一乘頓教中，則呈顯出泯絕染淨之一心；而最終，則於一乘圓教裡，全然的體顯出理事本末無別異之「法界一心」，並以「法界一心」相即相入於五種教門之中，而彰顯出五重層次面向之「一心」的詮釋義涵，同時亦皆能體顯出絕對真心之相融相即相入於一真法界，所展現之無有等差，不可思議境界之奧義，而於其中無礙無盡的開展開來。如其所言的<sup>30</sup>：

然諸經論，俱說萬法一心，三界唯識，宗途有異，學者罕知。今約五教略彰其別：一、愚法聲聞教，假說一心，謂實有外境，但由心造業之所感故。二、大乘權教，明異熟賴耶，名為一心，遮無境故。三、大乘實教，說如來藏，以為一心，理無二故。四、一乘頓教，泯絕染淨，但是一心，破諸數故。五、一乘圓教，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理事本末，無別異故。此上五教後後轉深，

<sup>30</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頁 537 中下。

後必收前，前不攝後，然皆說一心，有斯異者，蓋以經隨機說論逐經通，人隨論執，致令末代固守淺權，今本末會通，令五門皆顯詮旨。

總而論之，宗密於此「萬法一心」之超絕詮釋，統貫於愚法聲聞教、大乘權教、大乘實教、一乘頓教，與一乘圓教等五重義理向度之中，實蘊具著圓遍圓融圓即圓入總體法界之本末、體用、權實、頓漸、染淨，乃至性修等，圓顯出即待絕辯證即內在遍攝即滿全超越之圓頓論證歷程，而無盡無礙的圓滿體現。

故爾，宗密所開展之華嚴一乘法界一心圓教觀，即是「圓覺真心」融即無礙一切法核心辯證諦理，統貫此愚法聲聞教、大乘權教、大乘實教、一乘頓教，乃至一乘圓教而圓攝無餘，由此一心所開展之總持境界，而呈顯出一切法界所蘊具之假說一心、賴耶一心、如來藏一心、頓絕一心，乃至理事本末賅徹無礙之一心，此展現出宗密圓詮契應了《華嚴經》所說的「應觀法界性，唯是一心造」之真實要義之體現。

意即，此五教之真妄、權實、空有、漸頓、理事、本末等總該萬有一切法，皆為一心之所體現統攝，而無二無別、無一無異、一致一理。因為其所表徵之圓教要義，本就如其於《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註卷上一中所揭示的，乃是融貫了「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主伴具足故名圓教，即華嚴經

也，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如帝網珠重重無盡」<sup>31</sup>之奧義於其中，宗密之推尊極致於華嚴一乘圓頓教觀深義之究極詮釋，則已然的莫過於此。

正由於宗密以「圓覺真心」統貫華嚴五教教判之架構，展現出其「一道豎窮，展轉玄妙」之圓頓宗風手法與辯證模式。故爾，能成其統貫五教教判，亦總持法界三觀於其中而遍攝無餘。而此一心即遍攝一切法，一切名言義理，因此便能成就其繁興之大用與度生之應化，於是中充滿著圓融周遍之恆沙妙德而圓滿圓全，而無有休息、無有窮盡。因此，由此「一心」所透出之法界圓覺體性要義，乃展現出無盡無礙之妙用而無有邊際無有分限，圓具了表徵法界重重無盡緣起之十玄微妙法門。於其中，展現出同時具足相應廣陁自在無礙一多相容不同諸法相即自在祕密隱顯俱成微細相容安立因陀羅網境界託事顯法生解十世隔法異成主伴圓明具德等十妙法門，此之十門同一緣起，無礙圓融，隨其一門，即具一切。全然的、整全的開展出「即相入以言相即」之根本義涵與特質。

此之圓覺性，即「一心」，即是「靈知不昧」之心<sup>32</sup>，宗密於《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中，詮釋其為「若清淨真心本無 緣慮。靈知

<sup>31</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1，《大正藏》冊39，頁526中。

<sup>32</sup> [元]寶州覺岸：《釋氏稽古略》，《大正藏》冊49，頁833中，此文中，即記載著華嚴清涼澄觀即以此「靈知不昧之心」來詮釋法界心體之要義。如其所

不昧無住無根」而且是「空有雙絕，但是覺心，獨鑑明明靈知不昧」<sup>33</sup>，其並引用了《起信論》詮釋真如本性所蘊具之心體離念、離念相、等虛空之底蘊，來詮釋圓覺之靈知不昧之要義與真實義。如其所言<sup>34</sup>：

此圓覺性，本有過塵沙之妙用，潛興密應無有休息，無有窮盡廣博者，此無盡之用，一一同於覺性，無有邊際，無有分限。故文云，覺性徧滿，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徧滿法界。問：華嚴經題，亦云大方廣，與此同異？答：配屬三大則同，釋義隨宗則異，華嚴疏，釋大云，一切相用皆同真性而常徧故，持則雙持性相，具十玄門，軌則一切諸法，一一皆能生解，如觀一切見百門義等，廣則能包能徧，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一一對此，同異可知。圓覺者，直指法體，若不尅體標指，則不知向來說何法大，說何法廣，圓者，滿足周備，

---

言：「清涼國師，清涼大統國師澄觀，始見於則天萬歲通天元年，至順宗在東宮之時，聞法解悟，以心要問於國師，師答之，略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此乃是體現出，法界絕對真心之當體，即是「靈知不昧之心」。

<sup>33</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 1，《大正藏》冊 39，頁 533 下，542 中。

<sup>34</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 1，《大正藏》冊 39，頁 527 下-528 上。

此外更無一法；覺者，虛明靈照，無諸分別念想，故論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等，此是釋如來藏心生滅門中，本覺之文，故知，此覺非離凡局聖，非離境局心，心境凡聖本空，唯是靈覺，故言圓也。

透觀宗密之論證模式，特為迥異突出於法藏賢首與清涼澄觀的是，其於《大乘起信論》之注疏中，明白的指出，華嚴五教與天台四教有融合會之義，從此融會義對觀出發，是則於華嚴終教之緣起無性義，一切皆如，即是圓教中道雙照義也，其次，頓教之唯辨真性，即是圓教性相俱融顯中道雙遮義也，且進一步的表詮出華嚴圓教，即天台圓教中道遮照同時義，此意即華嚴五教中之終頓圓三教，皆圓顯圓詮一心具一切法，意即是彰顯出天台圓教中道不思議妙理義也<sup>35</sup>。

<sup>35</sup> [唐]宗密注疏、[北宋]長水子璿錄：《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2，《大正藏》冊39，頁307中。文中即論及了以華嚴終頓圓三教，皆為天台圓教不思議中道義之融會之說。如其云：

此五教與天台化法四教相望。但開合有異。而大況是同。彼則開前合後。此則開後合前四教者。謂藏通別圓也。（中略）。第三終教明如來藏隨緣成諸染淨。緣起無性一切皆如。即彼圓中雙照義也。第四頓教唯辨真性。即彼圓中雙遮義也。第五圓教明性相俱融。即彼圓中遮照同時義。以此三教所詮唯是一心具一切法。即彼圓教不思議中道也。故此三教皆屬圓收。

對宗密而言，其詮釋華嚴一乘圓頓法門，乃至詮釋法界一心之要義，除了運用了超越主客之絕對真心之詮釋模式之外，更為特別的是，其竟嘗試透過以五教統攝一心而融通無礙的辯證規式，欲將華嚴終頓圓三教與天台圓教之中道第一義諦義相互融會於一如一理之中，亦即其欲將華嚴五教教判中的終教、頓教、與圓教，皆統攝於華嚴圓教法界絕對真心觀中，亦欲融會於天台法華一乘中道實相觀之中作全然的統貫融會。

因是之故，宗密將「法界一心」，圓詮為佛性、如來藏、法性、圓覺等名義，而加以無有二致化之辯證方式之詮釋體現，進而展現出建立在終頓圓三教，皆為圓顯中道不思議妙理義之一體異義之體現也。宗密之辯證旨趣，乃欲透過「法界一心」之絕對真心體性，乃融遍圓攝一切萬法，而欲與天台圓教之「中道實相即一切法」之義理，相互融攝連結，進而予以無有差別一致一理之融會。是故，進而論之，即是導出一心、佛性、如來藏、法性、圓覺，乃至中道第一義諦，皆與「法界一心」無有差別，無有二致的圓顯出其本然之絕對義、真實義，與究竟義。其中，確然的表現出其欲融攝體現天台一心具一切法之「中道第一義諦」義，以會歸於「法界一心」義之融攝手法與論證路徑。

於是中，自然的宗密在融會華嚴終頓圓三教與天台圓教義，皆無有差別的會歸於法界一心之辯證過程中，並不納入華嚴教判中所列示之同

---

此即合彼通別為一始教。開彼圓教為終頓圓三。彼即開此始教為通別二。

合此終等為一圓教雖開合有異而法無異也。

教一乘與別教一乘之判攝論義，而加以存而不論的直顯以法界一心而融會華嚴終頓圓三教與天台圓教義。

當然的，此是就融會華嚴、天台二宗而論的，觀其本懷，則宗密對於華嚴與天台二者之教觀思想體系之判攝，自是以華嚴別教一乘義，融攝法華同教一乘義，為其核心之思想底蘊，其詮釋之手法，可謂是展現出「賢首清涼規，而宗密傳承隨」之義理表現。

以是之故，其所開演的法界一心，圓明之本始無二無別之覺性，其大體大用，自是體現出法界重重無盡緣起之妙體妙用也。故爾，法界當體起用，唯是性起，性起即從性而起，乃法界法性全體起為一切諸法之諦理，密開出了「寂然是全萬法之寂然故，不同虛空斷空頑凝而已；萬法是全寂然之萬法故，不同遍計倒見定相之物權攝質礙」之依體起用，攝用歸體，乃進而全法性之體，即全法性之用，且同時的全法性之用，即全法性之體的辯證，進而統一了當體與作用，寂然與萬法，法爾與繁興，本體與現象，乃至染污與清淨，以及諸佛與眾生，甚而是緣起與性起之分別，而予以相即相入、無礙圓融之融即式、泯待式的辯證。

依於此一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之真空妙有義的融通辯證與湛深之義理開演，圓融相即且無盡無礙的開展出，蘊具圓融十玄門而重重無盡之法界緣起之不思議奧理，以之彰顯出宗密特有之緣起即性起、性起即緣起之性起門之絕對辯證詮釋。其中，特別所觀達與觀穿到的是，宗密的「即相入以言相即」之辯證模式，頗有向「即不二以言相即」之辯證路

徑接軌與相融之義蘊，而體現在其辯證規式之中；而另一方面，也明顯的呈顯出，宗密特別於華嚴五周因果中之「平等因果」向度<sup>36</sup>，開出

---

<sup>36</sup> 「平等因果」者，乃體現於華嚴宗之五周因果中，據法藏《華嚴經疏》卷三、卷四將華嚴一經（八十華嚴）所詮之義理，分為五周之因果，即：(一)所信因果，謂於華嚴第一會菩提場宣說如來依正之果報法門，是為一周。自第一卷至第十一卷，共六品，前五品彰顯遮那之果德，後一品闡明佛之本因，以其令人生信心而樂受，故稱所信因果。(二)差別因果，又作修正因果、生解因果。謂於第二會普光明殿至第七會重會於普光明殿中，宣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之差別因果之法門，是為一周。自十二卷至四十八卷，共二十九品，前二十六品辯五十一位之差別之因，後三品明佛之三德差別之果相，故稱差別因果。(三)平等因果，又作修顯因果、出現因果。謂於第七重會普光明殿中，宣說平等因果，是為一周。自第四十九卷至第五十二卷，共二品，前普賢行品辯普賢平等之圓因，後如來出現品明遮那平等之滿果，因果融攝，平等不二，故稱平等因果。(四)成行因果，又作出世因果。謂於第八會重會於普光明殿中，宣說成行因果，遠離世間法，是為一周。自第五十三卷至第五十九卷，共一品，初明五位之因行，後示八相作佛之大用果相，故稱成行因果。(五)證入因果，謂於第九會逝多林中，宣說證入法界妙門，是為一周。自第六十卷至第八十卷，共一品，初明佛果自在之大用，後顯菩薩起用之修因，因果二門俱時證入，故稱證入因果。

「差別即圓融」之辯證，所特為湛深著力之軌跡。如其所言的<sup>37</sup>：

起唯性起者，即華嚴宗中，性起門也，謂法界法性爾全體起為一切諸法也。（中略）。真性洞照靈明，全體即用故，法爾為萬法，法爾常自寂然，寂然是全萬法之寂然故，不同虛空斷空頑凝而已；萬法是全寂然之萬法故，不同遍計倒見定相之物權攝質礙，既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全是性起，則性外更無別法故。彼經說：諸佛與眾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皆彼此該收，塵塵悉包含世界，相即相入，無礙圓融，具十玄門，重重無盡，良由全是性起也。故彼經，還源觀五止門中，第三性起繁興法爾止云：依體起用名為性起，起應萬差故曰繁興，今古常然名為法爾，既云今古常然，即知不待別遇外緣牽之，本來法爾常起也，縱說諸緣互相資發，就此門中，緣起亦成性起，約此義故，諸佛常普遍一一塵中，說華嚴法界，永無休息故。

是則，華嚴宗密以此「萬法一心」之重重無盡，圓明具足，無礙融貫的超絕詮釋，統貫於其所建構與紹隆之華嚴五教教判中之愚法聲聞教、大乘權教、大乘實教、一乘頓教，與一乘圓教等五重義理向度之中，實蘊具著圓遍圓融圓即圓入總體法界之本末、體用、權實、頓漸、

<sup>37</sup> [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第6（之上），《卍續藏》冊9，頁591中下。

染淨，乃至性修等，圓顯出即待絕辯證即內在遍攝即滿全超越之圓頓論證歷程，而無盡無礙的圓滿體現。

故爾，宗密所開展之華嚴一乘法界一心圓教圓融無礙觀觀，即是由「一心」統貫此愚法聲聞教、大乘權教、大乘實教、一乘頓教，乃至一乘圓教而圓攝無餘，由此一心所開展之總持境界，而呈顯出一切法界所蘊具之假說一心、賴耶一心、如來藏一心、頓絕一心，乃至理事本末賅徹無礙之一心，此展現出宗密圓詮契應了《華嚴經》所說的「應觀法界性，唯是一心造」之真實要義之體現。意即，此五教之真妄、權實、空有、漸頓、理事、本末等總該萬有之一切法，皆為一心之所體現統攝，而無二無別、無一無異、一致一理。

故爾，其所表徵之華嚴一乘「圓覺真心」教觀圓教要義，本就如其於《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一中所揭示的，乃是融貫了「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主伴具足故名圓教，即華嚴經也，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如帝網珠重重無盡」<sup>38</sup>之奧義於其中，宗密之推尊極致於華嚴一乘圓頓教觀深義之究極詮釋，則已然的莫過於此。

其以華嚴別教一乘圓教特有之「法界一心」要義，為總體判攝一切華嚴一乘教觀思想體系之判準，總攝一切萬有諸法，並由此開出「融事

<sup>38</sup> [唐]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 1，《大正藏》冊 39，頁 526 中。

相入」義、「融事相即」義、與「重重無盡」義等三重義理向度，來圓詮其所建構之「相即相入」式、「一即一切式」，與「重重無盡」式之超越主客絕對真心之辯證進路。

首先，其提出了「融事相入義」之面向，來開展一切事法既全是真心所現，所以於是中，隨舉一事即隨心而遍於一切法之中，而圓全的於一心遍一切中，皆隨心入於一事，此一圓融周遍之整全滿全之模式，彰顯了絕對一心之「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的「相入」之不思議境界的辯證義理形式，此一「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所體現的真實要義，於一切有情而言，即是本眾生本具之本覺真心；而於一真法界的實際諦理而言，則是體現出超越迷悟之絕對真心，此一本覺真心與法界真心，亦是無二無別、一致一理。是故，全然的體現出即待絕辯證即內在遍攝即滿全超越之圓頓論證之圓滿旨趣。

其次，宗密提出「融事相即」義，此一論題，即是彰顯出其所舉揚之法界一心「相即」義之不思議境界之辯證義理形式，由一事即真心故，此絕對真心圓融相即一切，此事亦圓融相即一切；同理即一切法即真心故所以一切法皆圓融相即於任一事法之中此即此絕對真心所開展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真實要義。

其三，其開出「重重無盡」義，以之體現出「法界一心」之圓融周遍義與事事無礙義，此一論題即含融攝盡了「融事相入」義與「融事相即」義，由其「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絕對真心之超絕論證之趨向與

辯證之路徑，遍攝一切萬法，而體現出無量向度、無限維度、與無盡之圓融度的開展，於一切入一切、於一切即一切、於一切全一心、於一心全一切之重重無盡、重重無礙之滿全整全究竟義，彰顯出法界絕對真心的真實義與圓滿義之不思議具現。如其所言<sup>39</sup>：

一乘圓教總該萬有，即是一心，謂未知心絕諸相，令悟相盡唯心，然見觸事皆心，方了究竟心性，如華嚴說，良由皆即真心，故成三義：一、融事相入義，謂一切事法，既全是真心而現，故全心之一事，隨心徧一切中，全心之一切，隨心入一事中，隨心迴轉，相入無礙。二、融事相即義，謂以一事即真心，故心即一切時，此一事隨心，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亦然。三、重重無盡義，謂一切全是心，故能含一切，所含一切亦唯心，故復含一切，無盡無盡也，皆由一一，全具真心，隨心無礙故。

其次，宗密亦特為承繼與開展，自初祖杜順依於華嚴經之因貳果海、果徹因源之重重無盡之法界三觀義，以及三祖澄觀在此三觀之架構上，加上所依之事法界觀，成為法界四觀義，以之來開展其以「法界一心」統攝融貫於此法界三觀及四法界義，所蘊具之重重無盡、事事無礙之不思議微妙真實義理與究竟義趣。

清涼澄觀於《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一中，以四法界來分別小、

<sup>39</sup> [唐]宗密：《圓覺經大疏》，《卍續藏》冊 9，頁 353 中。

始、終、頓、圓等五教<sup>40</sup>，即：一、小乘教，此教僅闡明差別之事法，而未立真如之理，故屬於事法界。二、大乘始教，復分為二：(一) 相始教，此教但攝真如於百法中之六無為，故亦屬於事法界。(二) 空始教，此教專說平等之空理，故屬於理法界。三、終教，此教立真如之隨緣不變，故屬於理事無礙法界。四、頓教，此教立「離言真如，速疾頓悟」之法門，故亦屬於理法界。五、圓教，此教宣說法界緣起事事無礙，故屬於事事無礙法界。

圭峰宗密立基於此絕對真心融貫融攝「法界四觀」之基礎之上，以華嚴一乘圓教圓融無礙要義，鎔融會攝於此四法界觀，體現會歸於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之中，展現出四法界觀皆為「一真法界」之顯現，即為絕對真心之融通無礙之圓顯圓現，其統整融貫之手法，即同於宗密以法界一心統貫融貫於五教教判之中，使五教教判皆為一心之所彰顯與體現，可謂是同此一源，無有二致。如其於《注華嚴法界觀門》之開展之湛深理趣，所體現之微妙諦理<sup>41</sup>：

大者體也，諸佛眾生之心體，方廣即體之相用，佛者果也，華嚴因也，華喻萬行，嚴即大智，大智為主，運於萬行，嚴大方廣，成佛果也，略無經字，意不在文，法界，清涼新經疏云：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然心融萬有，便成四種法界：

<sup>40</sup> [唐]澄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1，《大正藏》冊45，頁2下-3下。

<sup>41</sup> [唐]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冊45，頁684中下。

一、事法界，界是分義，一一差別，有分齊故；二、理法界，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無礙法界，具性分義，性分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一切分齊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觀，情盡見除，冥於三法界也。門，（中略），約此成觀故，略有三重，除事法界也，事不獨立故，法界宗中，無孤單法故，若獨觀之，即事情計之境，非觀智之境故，若分析義門，即有其四，今以對能觀之智，故唯三重，此三但是一道豎窮，展轉玄妙，非初法界外，別有第二第三，既不旁橫，故云三重。（中略）。見華嚴中一切諸佛，一切眾生，若身心，若國土，一一是此法界體用，如是義境，無量無邊。

## 六、結論

總而論之，華嚴宗密以「圓覺真心」融通無礙一切萬法為基礎，以會權歸實，相盡成性之辯證規式，所開展之融攝進路，以及攝儒道歸佛，與融攝以儒道之人天教會歸華嚴五教，所圓構之五教教判之判攝義理與辯證趨向，乃是立基於華嚴圓教一乘，法界一心，重重無盡無礙之緣起觀，作為其判攝對觀儒佛道之辯證基底與論證進路，開展與體現所謂的「一道豎窮，展轉玄妙」的論證原理，進而會一切宗教融貫於華嚴別教一佛乘之中，體現出「會用歸體」，「會末歸本」，與「會權歸實」之辯證機轉與論證根本模式，同時亦體現了其判攝儒佛道之比較宗

教的論證方法於其中。

宗密所論證之「圓覺真心」直顯心源之非本即本體形上本體義與形下現象義，皆體現融通無礙，融會圓攝之辯證詮釋義涵，乃是循著華嚴一真法界之重重無盡緣起，所展現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即法界一心，即絕對真心，為其辯證之本懷。於是中，呈顯出一種以「圓覺真心」融即無礙一切法之相即相入式的超越主客絕對真心論證形式，辯證進路，與圓融圓備底蘊於其中。

首先，於華嚴宗密於「圓覺真心」之圓頓詮釋之面向上：宗密，於「直顯心性」之超越主客相待之超絕原理向度上觀之，實充份的展現在其對於「圓覺真心」的核心奧蘊之詮釋路向之上，於超越對立相待層次上，透過超絕之辯證中，體現了非凡、非聖、非因、非果、非善、非惡之對立不融之相待義，在消除了相對立面的同時，整全的開出法界絕對非本之本體一真性、佛性之絕對原理。

在超絕圓融之非本體即本體之形上本體論證面向上，宗密是以「圓覺真心即法界一心即法界重重無盡無礙緣起觀」，來判攝融貫一切萬法；另外，在蘊具融通無礙，鎔融會攝義之宇宙論上，宗密則將一切周遍圓融之宇宙論的論證開展，皆以超越主客、理事、性相、本末、有無、染淨、乃至體用所圓顯映現之「圓覺真心」，作為義理推展之會歸與統貫，而彰顯出，一切重重無盡無礙之法界的生成變化與大化流演，皆是圓覺真心之體現，而以鎔融會攝與無盡無礙之圓融諦理，貫串於其

中，而作總體的融攝與統貫，乃至圓遍與會歸之判攝。

故爾，此「圓覺真心」，通遍十方法界，周遍三千恆沙，在凡不為減，在聖不為增；在迷不為染，在悟不為淨；在眾生不為滅，在佛不為生，實皆一法，皆一致一如一際一理，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真法。究竟皆一道，進而論之，此已體現出了宗密所圓詮之《圓覺經》諸疏所灼然頓現頓顯之圓覺真心，乃萬法之源，諸眾生之本，乃諸佛之宗，著實的彰顯出宗密所開展之法界一心，華嚴一乘法界緣起教觀圓頓思想之心要所在與所由。

其次，於華嚴宗密於「儒佛道」之判攝模式之面向上：華嚴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採取了圓融會通、同歸殊途之辯證手法，作為其融通儒佛道的總體論證規式。然則於是中蘊涵了深層的義理鋪陳，意即建立了會權歸實的終極旨趣，作為其對於以佛攝儒之總體判攝的論證基底，與真實的旨趣。起始則以孔子老子釋迦等儒道佛三教，皆為至聖，為其同一大道，一致一理之義理端緒，至終則以會儒道之權，歸佛本之實，作為其終極義理之會歸論說，全然展現出以佛攝儒之核心諦理之真實義趣。

其先以肯認之方式，納儒佛於一理，然則有權實之劃分，實乃納儒教入佛教之五教教判體系之下的「人天教」之初方便道上，予之以一體同觀、法味一如之義涵詮釋。另一方面，宗密將佛教之染淨緣起之理論框架，構築於儒道所宣說之「大道生化養育」，與「元氣生化天地」之

天地萬物生成流演歷程義涵之上，一方面予以辯證論理性的論難與解構；另一方面，重構之以生滅染淨因緣之緣起論說，進而會儒道之權以歸華嚴一佛乘圓教之實。立基於華嚴五教之的超絕會歸與融轉，達至契證「圓覺真心」之究極境界與本然義趣。

宗密對於佛道的總體判攝，由評破與融攝兩重面向，作一全然的援儒會佛之辯證。首先，在評破面向部份，其提出了四重命題，分別對於儒道二教提出問難與辯證，間之以緣生無自性的核心義理架構，來翻轉與解構儒道之學說思想，此即「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萬物皆從元氣而生成」、「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等四重命題，透過論析辯證而回歸到緣起性空的核心諦理上面，來彰顯且開展出其對於儒道之判攝義趣。

其三，於華嚴宗密攝儒道歸「圓覺真心」之教判進路之面向上：華嚴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採取了圓融會通、同歸殊途之辯證手法，作為其融通儒佛道三教的總體論證規式。然則於是中，蘊涵了深層的義理鋪陳，意即建立了「會權歸實」，「相盡成性」的終極旨趣，作為其對於以華嚴一乘圓頓道融貫彌攝佛儒道之總體判攝的論證基底與辯證進路，與真實的旨趣。

宗密之對於儒佛教判之論證進路，其基本的框架，乃承繼自東漢以降，儒佛相爭之原初判攝的模式，即是呈顯出以佛攝儒、引儒入佛的基本論證模式。此一模式，延續且繼承著從印度佛教對於佛梵論衡之根本

判攝之擴延性的論證詮釋義理底蘊，如實的整全的體現其開遮破立與接引會歸之辯證路向與論證原理，開展出以「三法印」遍斥一切偏執見思論者，進而迴「三法印」入「一實相印」，而終至「即一實相印顯圓覺真心」之斷證觀修次第，此即是全然的以「圓覺真心」融攝「三法印」與「一實相印」，乃至融攝融遍融即一切法之判攝模式，辯證諦理，與教判進路為其論證基底與根本諦理。

最後，於華嚴宗密「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之辯證觀面向上：華嚴宗密以「圓覺真心」融貫五教教判之辯證觀，體現出即超絕即圓融，既圓遍且統貫之超越主體與客體、形上與形下，乃至本體與現象之以「圓覺真心」融通融遍融攝一切法之論證形式，究其諦理，其乃是承繼了法藏賢首之華嚴五教教判之順逆次第，為其立論之義理架構，並將表徵於華嚴法界一心之既周遍含攝染淨義，且非染非淨之超越義，一即一切之絕對義，乃至重重無盡無礙之圓頓義的開展下，統攝了人天教與小始終頓圓五教之義涵於「一心」之中，而統貫無餘。觀乎此，則「一心」即全然的彰顯出「圓覺真心」融即融遍融攝融會一切法之全體大要與真實諦理之所在所理與所由。

易言之，即其是以斷證之順逆次第，與迷悟之深淺，來充分的論證其統攝一切法於「法界一心」之中，意即是華嚴五教之每一教之觀修斷證教理行果歷程中，皆為展現「法界一心」之無分別義與無等差義，而如實的開展，此二義正是宗密建構其圓攝無礙，圓遍鎔融式之超越主客

真心論之原初辯證規式，依於此而開展出於無對待、無分別義與無差別義中，所彰顯出之重重無盡、事事無礙、鎔融會攝之「圓覺真心」的究極諦理。

故爾，宗密所開展之華嚴一乘法界一心圓教觀，即是由「圓覺真心」融即無礙一切法核心辯證諦理，進而統貫此愚法聲聞教、大乘權教、大乘實教、一乘頓教，乃至一乘圓教而圓攝無餘，由此一心所開展之總持境界，而呈顯出一切法界所蘊具之假說一心、賴耶一心、如來藏一心、頓絕一心，乃至理事本末賅徹無礙之一心，此展現出宗密圓詮契應了《華嚴經》所說的「應觀法界性，唯是一心造」之真實要義之體現。意即，此五教之真妄、權實、空有、漸頓、理事、本末等總該萬有一切法，皆為此「一心」，即「圓覺真心」之所體現統攝，而無二無別、無一無異、一致一理。

故爾，其所表徵之華嚴一乘「圓覺真心」教觀圓教要義，本就如其於《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一中所揭示的，乃是融貫了「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主伴具足故名圓教，即華嚴經也，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如帝網珠重重無盡」之奧義於其中。

參考書目

- 1 [元] 寶州覺岸《釋氏稽古略》，大正藏第 49 冊。
- 2 [後秦] 竺佛念共佛陀耶舍譯《佛說長阿含經》，大正藏第 1 冊。
- 3 [南朝陳] 智愷《起信論一心二門大意》全一卷，正續藏第 71 冊。
- 4 [唐] 杜順《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第 45 冊。
- 5 [唐]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 冊。
- 6 [唐] 澄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第 45 冊。
- 7 [唐]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冊。
- 8 [唐] 宗密《圓覺經大疏》，正續藏第 9 冊。
- 9 [唐] 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正續藏第 9 冊。
- 10 [唐] 宗密《圓覺經略疏鈔》，正續藏第 9 冊。
- 11 [唐] 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第 39 冊。
- 12 [唐] 宗密注疏、〔北宋〕長水子璿錄，《起信論疏筆削記》，大正藏第 39 冊。
- 13 [唐] 宗密《注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第 45 冊。
- 14 [唐]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第 48 冊。
- 15 [唐] 宗密《佛說盂蘭盆經疏》，大正藏第 39 冊。
- 16 [唐] 宗密《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大正藏第 39 冊。
- 17 [唐] 澄觀撰、宗密注《華嚴心要法門註》，正續藏第 58 冊。
- 18 黃磊《宗密禪教與三教一致論探析》，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 19 冊，

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 19 裴勇《宗密判宗說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 19 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 20 董群《宗密的融合論思想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十七，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3 月。

